

《西瀛勝境》自選一完整章節：Ch.5膏血之春

01.

1947年2月28日，怒火吞噬的台北城。

前夜的抗爭狂潮被《臺灣新生報》以5號字發表數百字的消息報導。

憤怒的群眾在包圍警察局和憲兵隊一夜苦等處理肇事者未果後，開始在台北市各處集結遊行，街頭四處有人發表起演說，許多大小商店陸續關店相繼響應罷市的行動，不滿的民眾、學生甚至退伍士兵紛紛罷工、罷課，走上街頭的人越來越多，市民紛紛湧上街頭觀看，整個台北市區擠滿了人群，大稻埕更是人山人海，群情激昂而民心憤慨。

所有的壓抑都爆發了出來，肇事查緝員所任職的專賣局台北分局在上午苦等無人接電的被憤怒市民攻入，失控的群眾開始痛毆起專賣局職員，當場毆傷四人、打死了兩人，辦公器具及玻璃都被搗毀，菸、酒、火柴這些專賣物資被連同一輛汽車與多輛腳踏車全搬移、拋出到戶外焚毀，大火燒得如人心一般熊烈，儘管憲警人員隨即趕到現場，卻因見現場大量民眾不敢處理。

正午時分，高呼著「兇手當眾槍決、撫卹被害遺族、停止查緝私菸、局長出面謝罪」等訴求的群眾抵達南門町的專賣局總局示威，但群眾代表與代理局長會談未有成果；在憲警人員事前部署人力防備下，過程中僅有民眾打破專賣局總局的玻璃，但群眾也遭到鳴槍示警。

不滿專賣局的群眾隨後搗毀專賣局前後任局長任維鈞與陳鶴聲住家，專賣局南門工廠也遭破壞，由於向專賣局總局請願未有結果，抗爭的民眾之後決定轉向行政長官公署。

突然間，一名男子奔向了上千人的遊行隊伍之中，高喊著：「陳文溪死了！被昨天警察開槍打到的陳文溪死了！」

咒罵聲、哭泣聲混雜著怒吼與「槍決犯人」、「撤銷專賣局」的遊行口號，跟隨著以鑼鼓為前導的群眾，將行政長官公署為目標中心一路包圍蔓延到台北火車站前，隊伍之中有意向陳儀請願的民眾跑向了行政長官公署廣場，突然之間

叮叮叮—搭—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見到群眾，站在公署樓上衛兵立即開機槍掃射，在公署前配備整齊的武裝衛兵也舉起槍對象群眾。

尖叫聲四起。

「疏開 疏開！疏開—！」開始有人本能地高呼當年防空演練的疏散口號。

行政長官公署一陣無差別射擊，造成了現場大量的死傷。

憲警見到群眾因恐慌四處奔逃，捉到的空隙逮捕六名請願市民，中國兵開的槍不但把群眾的憤怒激化達到頂點，更把所有新仇舊恨一口氣引爆，加速了台北動盪的局勢惡化，一瞬之間，台北市陷入了建城以來最空前的混亂。

學校全部停課、機關人員逃走一空，被機槍鎮壓的民眾湧向本町、太平町和建成町逃散後，開始四處搜尋外省人並加以毆打，本町正華旅社與虎標永安堂首當其衝地遭到民眾搗毀

見到群眾一時群龍無首，開始有人號召抗爭者向中山公園聚集，隨後成功地召開了群眾大會，很快地，所有抗暴者決定將位於公園裡面的臺灣廣播電台佔領作為傳播管道，準備將起義的心聲发送到全台灣：

台灣人啊，昨夜的台北城，警察開槍打死人了啊！

這些中國官太欺負人了，我們日子越來越苦，昨晚一個婦人家在圓環賣菸，就被警察來找麻煩了，打昏了婦人、打死了路人，忍無可忍的台北人抗議，但是行政長官大人不聽啊！

我們要求：當眾槍決肇事兇手、專賣局負責死者治喪費及撫卹金、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專賣局長親自向民眾道歉、專賣局主管免職！

我們從昨夜到現在都在抗爭，方才遊行到行政長官公署前頭的廣場，中國軍人竟然用機槍掃射來抗議的老百姓，死了好多人啊！

看看這些人把台灣搞成什麼樣子了？陳儀領導的行政長官公署貪汙腐敗舞弊、把米糧都給外運出去、我們的日子都過不下去了，他們竟然還開槍殺人啊？

我們對你呼喊，在各地的台灣人，我們與其餓死，不如起來反抗！我們一起反抗，一起把這些中國派來各地的貪官污吏驅逐出去，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生存！

台灣人啊，起來反抗了啊！

隨著上午發送到各地的《臺灣新生報》，加上群眾佔領電台後透過廣播的放送，台北的消息很快地便傳到台灣各地都知悉，抗爭的行動蔓延向了全台灣；在台灣淪陷於中國官兵之手的那一刻起，長達490天壓抑與忍耐的種種不甘、悲恨、恥辱於仇恨，被逼到懸崖邊的台灣人再也不願忍耐，終於起身抗暴，展開了反擊。

02.

1947年2月28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這是頭一回，陳儀感到坐立難安。

警備總司令部那不斷傳來最新抗爭的消息，事態的延燒十分出乎陳儀的意料，他想起委座的面孔，心裡有些忐忑。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帶了一行人來到，說

是要商討對策，但實在想不出什麼好法子，陳儀焦慮著，腦海中不停盤算如何才能不被委座問罪。

「長官，這事件是從查私菸時所釀下，民眾所說並非全然無理，我們應該…」黃朝琴嘗試向陳儀說明著。

「胡說，這些暴力事件都是受特定人士宣傳，那些倭寇浪人、那些共匪，應該殺無赦。」一名軍官插話到。

「長官，務必展開調查，才得以平息民眾不滿，也避免冤枉…」黃朝琴不放棄地勸著陳儀。

突然，一名緊張兮兮的幕僚跑進了會議室，滿頭日汗地對著陳儀報告：「長官，那些暴民攻佔了電台，已經開始廣播了。」

別無他法了。陳儀心想。

他站起了身，中飯沒留神一口氣吃了太多，膝蓋著實有些吃力。見到陳儀起身，會議室內所有人都繃緊了神經，參議員們心裡頭祈禱著能有最平和的處置，而軍官將領們則盼望著能給予暴民最重的打擊。

「傳我的命令，鑑於當前情勢危急，台北地區即起臨時戒嚴，並實施宵禁。」陳儀緩緩說道。

聽到長官命令，各單位的職員都飛奔展開作業，陳儀嘆了口氣，趁著黃朝琴沒留神的空檔，抓了個警備總司令部的下屬來咬耳根，交代出動武裝軍警憲兵鎮壓，凡看見到台灣人裝束者無需命令即可開槍掃射，同時即刻部署兵力警戒重要地區和巡邏市區。

陳儀臨時戒嚴令一下，警備總司令部便派遣武裝軍警乘坐大卡車巡邏台北市區，如行政長官所交代的，見到台灣人的穿著打扮便開槍掃射；抗暴者此時已經包圍了專賣總局、鐵路警察署、交通局等，一波波的軍民衝突隨著陳儀命令的到來，開始有許多民眾與學生遭到射殺喪生，就連詢問鐵路交通情形要回家的學生也遇害，台北城傷亡不斷。

怒火燎原，焚燒著整個台北盆地。

傍晚時分，本町、台北車站、台北公園、榮町、永樂町、太平町、萬華等地不斷有外省人被民眾抓起來毆打的情事發生，被搗毀的新台百貨公司更有人乘機偷竊百貨物品，憤怒的抗暴者拿棍棒狂砸，街上十餘輛私人汽車、卡車被焚毀。

臨時戒嚴令非但沒有起到恢復秩序的作用，反倒在火上大澆起油來，擔心演變成另一場內戰衝突的台北市參議會召開緊急會議，並邀請了參議會議長黃朝琴共同前往行政長官公署向陳儀陳情，要求「立即解除戒嚴、依法嚴辦兇手，同時組織調查委員會、撫卹死傷者，並下令公務員在台北市取締專賣品時不准攜帶槍械，因此案而被捕的市民應立即釋放」。

然而，陳儀推拖著，藉著台灣知名人士蔣渭川等人提議之勢 宣布將成立有台灣人參加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並讓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陪同台灣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台北市參議會議長周延壽、國民大會代表謝娥一行人藉廣播呼籲民眾冷靜。

台北街頭暴發的全面衝突早已輻射擴散，台北和基隆之間的班車在晚間停駛，基隆市和板橋鎮分別有群眾在高砂戲院、板橋車站前毆打外省人，桃園鎮民眾聚集在廟前廣場舉行民眾大會演講，板橋有民眾阻擋北上火車，基隆民眾以碼頭工人為核心的在夜間集結並襲擊派出所

陳儀沒想過的是，原本只是前一晚在台北圓環的查緝私菸事件，轉眼就成為全台灣政治抗爭的行動。

03.

1947年3月1日，馬公鎮養生堂。

隨著報紙的報導與新聞的廣播，全台灣各地都得知了台北起義的消息，不只在各大城市相繼有民眾自發響應，許多同樣不滿失業、通貨膨脹、政府貪腐、不平等待遇的澎湖人也開始議論起此事。

得知到台北起義一事，傍晚時分，嚴政人與王贊乙二人約集了盧鑫、余臺一同去找趙文邦。

「第一次知道這些外省仔會怕，」王贊乙大笑著：「我聽說現在在澎湖的外省人都不敢出門了。」

余臺應和著：「在外頭看，現在似乎所有政府機關都休息了，整個澎湖像是沒了政府一樣。」

「台北的狀況值得觀察，不管怎樣，我們都要確保澎湖人的安危，」文邦邊說邊拿出收音機：「早上台北市參議會找了台籍國民大會代表、台灣省參議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在中山堂召開大會，說現在要成立調查委員會，陳儀好像會接受解除戒嚴、釋放被捕民眾、軍警不許開槍、官民共組處理委員會這些要求。」

講歸講，台北那邊有人去包圍鐵路管理委員會，聽說被機槍掃射死了十八個、四十幾個傷。」嚴政人神情嚴肅的說。

突然間，收音機傳來了聲音，是陳儀的廣播。

本人在此向全省各位台灣同胞廣播宣布近日圓環查緝私菸衝突事件處理辦法：

第一，行政長官公署將會懲凶，涉案之查緝員傅學通、葉得根、盛鐵夫、鐘延

洲、趙子健、劉超群等六人均被逮捕，交付司法審判。

第二，行政長官公署將會撫恤傷亡，即起將成立官民處理委員會，公署將派遣民政處長周一鶚、警務處長胡福相、農林處長趙連芳、工礦處長包可永、交通處長任顯群代表參加，請大家放心。

第三，解除台北市區戒嚴令，但是禁止罷工、罷課、罷市、集會遊行的行為，請同胞務必遵守法律與秩序。

廣播聲落下。

台灣人不知道的是，在陳儀第一次對二二八事件發表廣播後，隨即秘密召集了手下集議對付辦法，又電請南京派兵到台灣並調台南鳳山部隊北上增援，同時讓基隆要塞司令部宣布戒嚴。

這時的澎湖，島內糧食嚴重不足，馬公要塞司令部在得知台灣各地出現一波波抗爭行動時，便加強了駐軍防備，整個要塞也戒備森嚴。直到入夜，司令部外頭的士兵依然拿槍站哨，稍有疲憊便靠樹打盹

住在司令部對面的水產學校老師許普在熟睡中，突然感覺到小腹一陣悶痛，接著一股下墜感襲來，腰痠得讓她清醒過來，手一探向床邊才知道自己已經破水，她意識到孩子即將出世。

強忍著一陣陣的疼痛，她點亮了燈，打算整理自己準備前往醫院。

突然之間，槍響劃破夜空，擊穿了許普家中的玻璃，一陣驚嚇讓許普放聲尖叫，被吵雜與槍聲吵醒的鄰居，只敢在槍聲止歇後衝進許普的家中，這時才發現其中一顆子彈打中了許普的大腿，一時間血流如注。

「不要開槍！她要生了！」鄰居扯開了嗓們為許普大喊。

聽見站哨的下屬開槍，司令部裡的長官奪門而出，很快才發現是一樁誤會，於是調派了座車讓許普在鄰居的陪同下被送了醫院。那一夜，她被迫截肢失去了左大腿，得到了她的孩子。

04.

1947年3月2日，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

前一天的騷動隨著下屬不停的回報，讓陳儀相當心煩。

大台北裡頭，警察大隊射殺了包圍鐵路管理委員會的民眾，士林與新店分別傳出供應局物資和武器被搶劫，台北縣政府和供應局倉庫也被攻擊，淡水、瑞芳都傳出外省人被毆打，金瓜石的台灣銅礦籌備處職員宿舍更被搗毀

燎原之火往南燒出台北城外，一批青年學生南下到新竹市演講鼓吹民眾起義，派出所、法院、政府機關和官員宿舍都被數百民眾襲擊，外省人被打、外省人開的店被砸，竹東鎮的水泥工廠與化學工廠都被焚燒。

新竹縣政府被桃園鎮民眾接收，起事者從政府裡面搬出牛奶、米糧等物資開始分配給民眾。新竹縣政府官舍那邊朱文伯縣長家中被搜出三百萬元、大量罐頭食品與米糧。公務員洪姓民政科長家中搜出六百萬元，及大量米糧、牛奶、牛肉，被搜到的物資持續發放為動亂供給養分，成堆的現金被焚毀。

為了控制情勢，幾個被民眾包圍的警察局，已有警察以機槍掃射殺死數十人，但卻造成更嚴重的反撲，蘆竹鄉林元枝鄉長甚至率領民眾進攻埔心機場奪取槍械彈藥，被台北警察大隊擊退的暴民轉往了大溪；位在中部的彰化市，也有民眾在彰化車站毆打軍人的狀況。

這一切儼然就是革命。

每過一些時間，傷亡人數就不停往上翻新，從陳儀今天睜開眼，行政長官公署就持續佔下風，數百名國立台灣大學、延平學院、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法商學院及各高中學生在中山堂舉行學生大會，決定組織學生隊以維持治安及交通。

但動亂早已從台北城一路南擴，基隆金山居民成立了保安團並包圍金山炮臺，桃園縣政府被佔領、官舍被襲擊，新竹警察局被民眾繳收憲警武裝、國民黨市黨部被搗毀，調來北上支援的軍用火車在新竹被擋，甚至有起義隊與國府軍開戰；軍隊在新竹都城隍廟、旭町附近槍殺群眾，死傷之餘也展開了羈押。

彰化警察局被上百名民眾破壞、警官紛紛毆打，民眾不斷要求罷免警察局督察長沈寶通，市長王一磨核准後由參議員呂世明代表參議會保管武器，在那之後彰化民眾已接管了政府機關運作。

一些民間的領袖開始取得更高的領導權，在楊逵、鍾逸人宣傳下，市民大會在台中戲院召開，而謝雪紅在會中被推舉為主席，開始猛烈抨擊政府，還成立了台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越來越多許多學生響應前來匯集，並紛紛包圍警察局、專賣局台中分局、前台中縣劉存忠縣長的住宅；群眾不再是群龍無首，開始有反抗政府者展開了組織工作，也取得了領導群眾的正當權力。

南台灣也開始失守，虎尾青年、學生和民眾在接收區署與警察所後，組成了武裝部隊進攻虎尾機場，還有自台中、竹山、斗南來的民軍抵達虎尾加入戰鬥，與軍隊在虎尾機場進行白刃戰；就連嘉義都成為戰場，嘉義市民眾和學生各自編隊在嘉義車站演講、遊行市區，包圍了市長孫志俊公館也搗毀焚燒了器物，嘉義市政府更被民眾佔領，甚至大部分台灣籍的員警也攜槍加入民眾。

面色凝重的參謀長柯遠芬快步地走進了辦公室，來到陳儀的身旁。

「長官，由參議會議長周延壽主持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剛剛在中山堂舉行

完畢，」柯遠芬將一份手抄會議重點的文書遞到了陳儀面前：「長官公署派周一鶚、胡福相、趙連芳、包可永、任顯群為代表，這是會議的相關重點。」

「聽說去旁聽民眾擠滿了會場？」陳儀眉頭深鎖地問著。

柯遠芬點了點頭道：「政治建設協會提出的商會、工會、學生、民眾、政治建設協會代表參加委員會，說是要強化組織，在會中被採納了，也決議各縣市參議員和國大代表可參與。」

儂說這無臭淆係咧創啥淆？一堆爛神豬糕臉 陳儀氣得破口大罵：「沒完沒了。」

聽見長官忍不住爆出鄉音粗口，早懷疑為處理委員會別有用心的柯遠芬決定大膽獻策：「長官，您先息怒，下官認為這不失為一個好機會。」

「喔？」陳儀一臉狐疑地看著柯遠芬：「安怎講

「咱可以借力使力，您還記得許德輝嗎？」柯遠芬說明著自己的構想：「前天晚上，林頂立站長與令弟引見的那位保密局台北站直屬通訊員高登進，他的想法可以派上用場，處委會欲擴大組織，其中參與成員必然越趨複雜，我們派情治單位滲透進去分化他們，讓各派系競爭領導權力，再把一些流氓分子也帶進去，讓他們攪和打外省人的事。」

「這樣一來，」眼睛為之一亮的陳儀站了起來，彷彿豁然開朗：「民眾會開始對處委會出現懷疑，我也有了請委座從中央派兵鎮壓的理由，太好了。」

「那麼長官，下官這就去為您把高登進召來。」柯遠芬見主張被採納，露出了一抹微笑道。語畢便轉身離開辦公室。

正當柯遠芬前腳踏出辦公室，一名傳令後腳便急忙跑了進來。

「長官，高雄要塞司令部司令彭孟緝致電前來給您。」傳令報告道。

「接過來吧，你先下去。」陳儀點了點頭，並接起了桌上的電話。

明熙啊？高雄安好否？」陳儀對著話筒問道。

「報告長官，昨日與黃仲圖市長在獲知台北市的情況後，要塞司令部已準備好因應策略，今個稍早鳳山與岡山地區出現了武裝反抗。」電話另一頭的彭孟緝說道。

「嘶——」得知高雄也開始動亂，響起，陳儀抽了一口氣：「遠芬這兩天調了兵，但暴民把北上部隊都阻攔在新竹，你那可好？」

「報告長官，柯參謀長緊急調派高雄縣鳳山的進駐軍隊作業尚屬順利，但參與暴民的叛亂者持續增加，高雄交通相對便利、人口也多，恐怕我這兒需要多點人手與槍砲。」彭孟緝答道

「知道了，兵跟槍砲彈藥，晚點我給你想辦法，」陳儀嘆了口氣：「明熙啊，高雄不能亂了，我這兒仰賴著你了。」

「謝謝長官！」聽見請求有望，彭孟緝樂地答陳儀道。

切斷通話後，陳儀起身端詳起牆上掛著的台灣地圖，暗自在心裡計算著，五千兵力加上中央警官學校千名師生，大半給部參謀長柯遠芬調派進駐鳳山、基隆與花蓮，勢必要趕緊向蔣委員長請兵，但高雄也急，能讓彭孟緝早點有兵，才有機會撲滅南方的火苗。

他看向左側，留意到了台灣海峽之間的澎湖，想起了馬公要塞裡頭，史文桂手上還握著不少兵，似乎有餘裕可先周轉給高雄。

正當陳儀盤算著時，柯遠芬帶著高登進來見。

陳儀看著高登進，暗忖著柯遠芬出了好主意，他拍了拍高登進的肩，笑著說：「你可要不負使命。」

「時局危殆、岌岌不保，生死存亡關頭，吾人應冒險為危難，以明大義、識大體之信心，以力圖挽回時機。」高登進想起了日前毛簡站長給他的電文，將之一字不漏的背出作為答覆，並向陳儀敬了禮。

「長官，下官認為，應創立忠義服務隊，讓高登進去組織流氓，也已請保密局台灣站林頂立站長偕同指揮。」柯遠芬向陳儀報告道：「讓忠義服務隊暗理燒殺擄掠，燒毀些外省人商店、毆打外省人，這樣有助於我們推行計畫。」

「很好的應急制變 陳儀點了點頭道：「遠芬啊，除了派遣軍情人員分化這些組織，也記得通令各機關謹慎處置。」

「另外，下官剛剛忘了報告，高登進是他的化名，他的本名為許德輝，」柯遠芬補充了自己的想法：「下官已交辦總部，由許德輝化名為高登進參加政治建設協會作為會員，便可偵知該會行動，而林頂立也將化名為張秉承從旁協助。」。

「准。」陳儀答道，並轉身面對許德輝問：「對於處委會了解多少？」

「長官，現在蔣渭川的政治建設協會與劉明和陳逸松的意見衝突最為明顯，」許德輝點頭答道：「當前各派系都開始準備競爭領導權力，如果競爭演變成衝突，很快民心就會轉向寄望於新的組織。」

「很好，」陳儀滿意地說：「那你先去拜訪蔣渭川，告訴他你希望在處委會中他能推舉你為治安組組長，我隨後也會下令，讓委員會明天在北市政府警察局召開臨時委員會，這樣忠義服務隊得以掌握維持治安交通的權力，我們就可以開始扳回情勢。」

接過命令後，許德輝便向陳儀行禮，離開了辦公室。陳儀同時交代柯遠芬發布四點處理辦法，公開承諾將寬大處理。

一切打點好後，陳儀便電請國民政府調派第21師與憲兵營，得知情事的蔣介石隨後電令駐京滬線之第二十一軍開赴台灣平亂，軍部及直屬營、連和第一四六師即日在吳淞上船後直開基隆，而第一四五師也在連雲港集結後輪開高雄，被限令3月8日前到達，該軍到台灣後將歸陳儀指揮。

向蔣介石要到兵的陳儀，想起了彭孟緝的請求，於是下令史文桂將馬公要塞守備的兩個中隊開到高雄撥交彭孟緝指揮，同時調度子彈與槍砲支援高雄的鎮壓所需。

05.

1947年3月2日，馬公要塞司令部。

兩個中隊和槍砲子彈？接到陳儀命令電話的史文桂司令有些頭痛，前一晚許姓女教師的事件好不容易才剛擺平，軍隊的調動恐怕又會引起民間的猜疑，但想起三年前日軍進攻貴州時自己才因炮校遷址行動遲緩被撤職，實在不敢怠慢。

長嘆了一口氣後，史文桂便要下屬先去準備召開軍事會議來商討處理調兵的事宜。

望向窗外，夜幕已低垂，戒嚴施行後的澎湖街道，儘管尚未進入交通管制的時間，此時已無行人走動。

然而，澎湖參議員紀雙抱的一對女兒由於去了娘家一趟，直到晚間六點後才返回馬公市區，紀淑牽著妹妹紀美一同走回住在營區對面的家中，街道上空無一人，總讓姐妹倆心裡忐忑著。

突然之間，司令部的士兵見到了兩人的身影，便對她們喝令口號。

聽不懂外省腔調的紀淑，緊張地拉著妹妹的手，不敢答話，只想趕快回到家中，回到孩子的身邊，於是加快了腳步。

砰——

見到兩女聽喝令不應答，反而加快腳步，士兵立刻對兩人開了槍。

這一槍，子彈由後方射入擊中紀淑腿部，血流如注的她不支倒地。這一聲槍響

，引起了週邊許多住戶的圍觀，見到躺在血泊中的紀淑，人們紛紛想起前一晚擦槍走火傷及女教師的事件，不顧中國兵可能再度開槍，全都趕到了紀淑的身邊。

同樣被槍響驚動的史文桂，在部屬的陪同下尋著槍聲的方向，快步趕到了現場。

「還沒到交通管制時間，怎麼可以隨便開槍打人啊？」圍觀的民眾開始高喊著。

「竟然射殺婦孺！」不滿的民眾痛批著中國兵的殘忍行徑。

見到不斷有人加入圍觀群眾，眼見民情就要沸騰，史文桂立刻下令「救人第一、費用不計」，當即派兵護送紀淑到澎湖醫院。

無論如何，要保全她的性命。史文桂心想，生怕澎湖就要與台灣一樣淪為戰場。

在趕往澎湖醫院的路上，稍早在司令部外站崗的衛兵向史文桂報告了來龍去脈，他的眉頭深鎖著，不斷在心內問著怎麼會發生這種事。這時，澎湖醫院的外頭早已集結上千群眾包圍吶喊，要為紀淑討回公道。

穿過憤怒的人群，史文桂進到了醫院裡頭，見到了稍晚要負責動刀的蘇銀和醫師。

「司令，這位是負責動刀的蘇銀和醫師，他是自日本京都大學畢業的。」隨從向史文桂報告道。

「醫師，紀女士的狀況如何？」史文桂緊張地問著。

「病患大腿骨碎，子彈傷及了動脈，必須趕快動手術，可能需要截肢，否則會有性命危險。」蘇銀和醫師向史文桂說明道。

「拜託您，無論如何要讓紀女士保全性命，否則澎湖島恐怕要亂了。」史文桂囑託著

蘇銀和醫師向史文桂敬禮後，便轉身奔向手術房。

院外的群眾持續聚集，在得知中槍者是澎湖參議員紀雙抱之女，情勢如乾柴、民情就要如烈火燃燒起，擔心澎湖抗爭之火被點燃的史文桂司令走向群眾的面前，相當誠懇地致歉，也宣布若紀淑不幸喪生，軍方將負擔紀淑子女所有教育費用。

群眾的咒罵聲稍微轉小，但隨時仍可能會爆發衝突，史文桂知道如果紀淑不幸

喪生，澎湖非常可能也會打起來，他擔心著地方青年就此起事，馬公要塞就會如基隆、高雄一樣成為軍民對決的戰場。

史文桂在心中不斷祈禱蘇銀和醫師能夠將紀淑平安地從鬼門關前帶回，他的心思，此刻全都懸在了這場攸關澎湖軍民命運的外科手術上頭。

06.

1947年3月2日，馬公鎮養生堂。

「秀雄！秀雄！」王贊乙趴在牆邊，對著養生堂的窗縫呼喊著：「快叫你哥出來！」

秀雄應了聲好，便跑到文邦身邊告知王贊乙一行人來找。

剛哄文孝入睡的文邦，走到窗邊一看，才發現王贊乙等人到了家門，趕緊開門讓所有人入內。

「現在情況怎麼樣？」文邦掛心地問著澎湖醫院外的動向。

「大家都很生氣，但是剛剛從司令部那邊打聽到的消息，說史文桂離開醫院之後回司令部去開會，」嚴政人說道：「陳儀要史文桂調兵去高雄給彭孟緝殺人啊！」

「啊？」文邦大吃一驚。

「現在知道的是，他們的軍事會議裡面很多人反對，包括要塞軍伍主任、那個軍醫許整景，還有參議會也大力反對。」王贊乙說明道。

「所以到底會不會調兵過去？」文邦緊張地問著。

「兵看起來是不會調過去，可是彭孟緝還要了子彈跟槍，」盧鑫氣憤的說：「聽捉彭孟緝現在守壽山怕子彈不夠，怕民間知道，打算開招商局的船來幫忙載子彈！」

「那怎麼可以，阿池兄、洪傳大哥、野口、有能、登勳兄、阿發跟天生仔，還有那麼多澎湖人都在高雄念書跟工作，」文邦也同感著氣憤：「無論如何都要把這艘船擋下來，絕對不讓軍隊去殺高雄人！」

「趕緊先去城隍廟那裡，祿合、石頭、友謙、薛發現在都在那了 余臺提醒著所有人。

聽見丈夫與友人間的討論，木莉躲在門後不敢出聲，她太清楚文邦的個性，這種重要的時候他必會挺身而出，但忍不住擔心的她不小心啜泣幾口，被文邦給聽見。

知道妻子最自己的掛念，出門前的文邦打開了門，緊緊的抱著門後的木莉

別驚，我會注意安全的！」文邦在妻子的耳邊說，輕吻了她的臉頰後轉身便隨王贊乙一行人出門。

來到城隍廟前，大批緊張又憤怒的群眾聚集於此

在廟埕中，王祿合拿出一台收音機，一陣沙沙聲後，聽見了嘉義放送到澎湖的廣播：

台灣同胞已經起來反抗暴政了！澎湖人還在睡嗎？

台灣人的部隊已經攻占了嘉義水上機場，熱情市民送飯糰給我們說要勞軍，我們都起來反抗了，男人丟汽油彈、拿酒瓶，女學生組成大隊，有的人去戰、有的人負責救護，你們澎湖這些青年死了是嗎？還是說你們不敢，你們是不是不敢啊？

我們現在在嘉義廣播電台，澎湖人啊，如果聽到的話，起來反抗暴政吧！

聽到來自嘉義的戰報，讓現場的青年紛紛開始躍躍欲試，也有不少人被一句「是不是不敢」給激怒。

一陣鬧哄哄的，近百名的青年大家各自有主意，卻誰也不服誰。眼看著自己人陷入爭辯之中，擔心因此失控的王贊乙，拉著文邦，要他出面主持大局。

文邦深吸了一口氣，他想起嚴政人在法庭上的委屈、他想起王贊乙父親給的那把手槍、他想起盧鑫被刑求的表哥、他想起昨夜中槍的許普以及此刻正與死神搏鬥的紀淑，他想起自從帶著一批又一批的中國人來到澎湖之後所做的事、他想起國民黨來到台灣後的一切，他吐了氣，爬上台階，用他宏亮的嗓門對著所有人說：

「各位！各位！各位——」

所有爭吵停止了下來，廟埕裡的青年全都看向了站上台階的文邦。

文邦用雙眼掃視著現場每一張臉龐，他知道接下來他所要說的，將是非常決定性的一段話。

「我們要站起來反抗！但是我們不能雜亂無章，我們要有組織、我們要有紀律、我們要有戰略！」

現場一陣掌聲應好

「這一年半來，大家常常在鎮上看我們巡邏，是因為我們認為有必要為這個戰亂後紛亂的社會做些什麼，整個台灣現在都脫序了，生活不穩定，人民都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我們要把屬於我們應有的權利奪回來！把我們想要的生活討回來！」文邦對眾人說道。

現場再度響起掌聲應好

「我們應該要分組，有人負責治安、有人負責糧食、有人負責宣傳甚至要有人負責談判，大家要有覺悟，如果要抵抗政府粗暴的行動，武力便是不可缺少，所以——我們必須要武裝起來！」文邦沉穩地說：「我們行動是為了抵抗暴政，所以我們不能淪為另一個暴政，治安隊要負責把鎮內幾個校園裡的教室及倉庫開設給人民作為暫時的民眾保護所，無論本省人還是外省人，我們都不要讓無辜的人受傷！」

接著，眾人在文邦的指揮下開始分組，受過日本軍事教育的學生配戴木刀與小刀組成治安隊、有當過兵或有過戰鬥經驗的組成自衛隊、響應的學生與民眾負責糧食與後勤，至於宣傳工作則由鄭石頭召集有經驗者負責。

得知城隍廟前有大批年輕人聚集，地方重要的領袖也紛紛前來關心，馬公鎮長高順賢帶著王國清、李長流、陳雲、呂安德、鄭暉文和參議員陳伯寮一行人趕到後，提議比照台灣處委會組織澎湖的地方維持治安委員會，負責跟政府交涉談判。

取得年輕人的認可後，高順賢一行人遂趕赴司令部與縣政府，欲與史文桂與傅為武所領導的軍、政兩邊與民間建立正式的對話管道。

見官員們離去後，自衛隊的林友謙與薛發貼上文邦的身旁，與文邦討論密謀前往警察局搶奪軍械庫武器一事，經過商議後，文邦交代由林友謙與薛發二人準備進攻警察局的行動，同時要嚴政人和王贊乙帶著以前在街區負責巡邏的兄弟們準備好攔截要載去給彭孟緝的子彈。

這是媽宮城建城五百年以來，頭一次民間展開的大規模革命起事。

07.

1947年3月3日，澎湖醫院手術房外。

憤怒群眾聚集並未因為夜深而有所減少，如同二月二十八日那日的台北清晨。

天邊漸露光線，此時已接近凌晨四點。蘇銀和醫師拿起手帕，擦去了額頭上的汗水，見到急忙擔憂的紀雙抱參議員，趕緊上前向他說明手術的成功，紀淑已經確定脫離險境。

聽聞喜訊的史文桂鬆了一大口氣。

他代表司令部向紀雙抱誠懇地致歉後，也一再拜託紀雙抱在憤怒之際而能顧及大體，盼望他能帶頭讓事情能平靜下來，給地方仕紳做個示範。

另一頭，自衛隊的林友謙與薛發帶著數十名青年，以敢死隊自許，各個拿著棍棒與小刀，朝警察局展開進攻的行動。

夜如此深，而全城的目光都還懸在澎湖醫院外頭，多數的警力都被調往澎湖醫院周邊駐守，此時的警察局正是守備最為弱勢的時候。

林友謙帶幾人收起武器，步行到警局附近偵查，確認裡頭空無一人後，便向薛發一行人打著手語暗號。

在警察局前會師的兩組人馬，一股作氣地撬開了警察局深鎖的大門，他們熱血沸騰著，知道一旦有了更強的武裝，革命的行動就能如虎添翼。

進到警察局的青年們分頭搜查，很快便找到了軍械庫。

他們聚在軍械庫門前，花了些時間，總算打開了大門。

然而，正當大門被推開之際，裡頭空蕩蕩的一片讓所有青年看呆了眼，還沒能曉得原本擺放的武器上哪兒去了的他們，很快地聽到外頭傳來急促的腳步聲。

一回過頭，成隊的武裝警察將他們包圍。

「果然，被史司令料中，」帶頭的武裝警察笑道：「就知道你們這些賊小子動軍械庫武器的主意，史司令早早便下令將警察局的武器藏至他處，要我們在周邊埋伏，你們好大的膽子！」

薛發見尚未開始的革命已彈盡援絕，十分不甘心，而機警的林友謙拉著身旁一位同行的青年輕聲在他耳邊說：「等一下不管發生什麼事情，你趕緊去醫院跟文邦說這事，告訴他我跟阿發會擔下這一切。」

林友謙話一說完，便大吼了聲，舉起手中的木刀向帶頭的武裝警察的腦門砸去。電光石火之間，在來不及看清同行弟兄的身影時，林友謙身旁的小夥子拔開腿死命地跑。

而所有自衛隊的成員，紛紛打起手中的棍棒、木刀與小刀，與成隊的武裝警察展開肉搏，雙方大打出手一番。

為了壓制起事的青年，武裝警察們各個使盡全力殺紅了眼，卻沒留意到那個小夥子已經跑遠。但武力的不對稱，很快讓林友謙與薛發一行人被壓制，在武裝警察的強押下全進了司令部的牢籠中。

和由馬拉松平原跑回雅典報捷的士兵菲迪皮德斯不同，小夥子帶來的是受挫的

消息，成群跟在文邦身邊的青年，在知道夥伴遭遇司令部設下的埋伏後，憤怒地狂吼著，開始有激進者高呼應該準備進攻司令部。

而就在此時，十分疲憊的紀雙抱參議員走出了醫院外，看向憤怒的青年們，悲嘆地對文邦勸說：「冷靜，不要以卵擊石！我一個女兒犧牲了，我們不要再犧牲年輕人。」

情勢不對頭，需要重新整備。文邦心想著。

於是藉著紀雙抱參議員的親自懇切勸說，在文邦的呼籲下，聚集的群眾終於逐漸散去。

08.

1947年3月3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處理委員會的代表剛走，陳儀的臉便垮了下來。

那些被推派來跟行政長官公署溝通的代表，提出了不少要求，其中對於要求軍隊撤回軍營、治安由憲警和治安服務隊維持這幾項格外堅持。

他翻閱電報的摘錄訊息，上海《文匯報》以「在台北發生空前大流血慘劇，兩日事變中，致有三、四千人死於非命」為提報導，還在「編者的話」專欄中記載「這次的騷動，警察曾開槍，死傷平民達三四千人，可見這騷動，還是以強力壓平的」。

另一頭，他看向官方以「台北秩序恢復，台胞傷亡數十人，監察院已電令查辦」為標題的《中央日報》，如他在記者會上強調外省人的傷亡一般，稱台胞死傷不足百人，外省人則死傷超過四百。

新聞輿論的走向完全在他的控制與期待中。

這時，參謀長柯遠芬急忙地走了進來，草草行過禮便說：「長官，我們透過報紙散布美國領事館被攻擊的消息，美國大使館已經出來澄清了。」

「無妨，」陳儀臉上露出一抹微笑：「持續製造類似的消息，社會大眾怎麼看不重要，只要委座那邊可以給我們更多兵就好了。」

「下官知道了。」柯遠芬答道。

「許德輝那邊有什麼消息？」陳儀問著

「現在處理委員會把決議通知全省17個縣市的分會，各地方分會為處理各該地所發生之事件，各有推派代表參加台北處委會以推進工作，但各分會參與程度不同，內部開始有些摩擦了。」柯遠芬自信地笑道：「下官猜想，他們應該明

天還會再派代表來談。」

「我們來給他們添把柴，」陳儀說道：「你去交代警備總司令部印發《告全體市民書》，同意處理委員會提出的禁止調派增援部隊、改組省政府和舉辦縣長民選等建議。」

「可是長官，我們真要停止增援嗎？」柯遠芬心一驚地問。

陳儀揮了揮手：「當然不，你記得交代回營後的士兵去改換上憲兵制服出勤，只要等到委座那裡增援更確定些，政府代表便不需再出席處理委員會。」

「遵命。」柯遠芬敬禮道。

「現在，跟我說一下各地今日的動向與狀況。」陳儀令道

接到命令的柯遠芬開始簡報起今日的更新動向，照慣例地由北至南一路說起

基隆碼頭工人襲擊14號碼頭軍用倉庫，事敗死傷多人。

台中民間首領之一的鍾逸人成立了保衛隊，在謝雪紅號召下，治安隊與人民大隊攻佔台中市政府等機關，包括市長黃克立、縣長劉存忠、專賣局分局長趙誠等三百餘多名外省人被集中看管，台中的武裝部隊正在收繳軍警槍械彈藥。

雲嘉方面，斗六的陳篡地率眾攻擊了虎尾機場；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與嘉義市參議會聯合舉辦市民大會，成立「嘉義三二處理委員會」並組織嘉義防衛司令部，在市長孫志俊的要求下，駐守東門町的羅迪光率領紅毛埤軍隊鎮壓但遭民兵成功反擊，民兵已攻擊了紅毛埤第十九軍軍械庫，陳復志也率領嘉義青年攻佔第19機廠及市政府。

台南方面，民眾於清晨進入永樂町等派出所搶奪槍械彈藥，由於台南縣長袁國欽帶領官員避難，秩序由新營鎮長沈瓊南維持，目前已將外省人集中保護；台南市參議會則召開臨時會議組建臨時治安協助委員會，並向臺南市政府提出七項要求，而青年學生已接管派出所、第三監獄、海關倉庫、警察局保安隊的槍械武器與物資。

高雄方面，第105後方醫院被民眾圍攻，憲兵隊在在鹽埕町一帶被近五百名暴民攻擊，自派出所劫取槍械彈藥後暴民還包圍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焚毀局長童葆昭的座車，由於已有二個警察分局遭佔領，加上發生毆打、搶奪外省人及商店的情況，許多公務員退避到了高雄要塞司令部，彭孟緝私令認為已經形同叛亂，稍早調整軍力布署以等待機會出兵。

而本應為高雄派兵增援的馬公要塞，司令史文桂已召開軍事會議，但由於兩起擦槍走火事件，不敢貿然調度，已指示不調兵也要先調槍砲過去給彭司令，現在已開招商局的船去幫忙載子彈，以利遮掩耳目。

另外有數十名台東縣民眾包圍田糧處、昌華公司米廠和縣長宿舍，據傳部分民眾正在預謀要奪取憲警及台東機場的駐軍武器。

陳儀點了點頭，陸續有地方政府與武器被劫收，加上中部與雲嘉南地區已組建武裝部隊，而處理委員會也一直吵著要提政治改革，局勢依然超過了他的預期範圍。

「我會持續向委座請兵鎮壓叛亂，這段時間處理委員會那邊有要來行政長官公署協商就拖著，答應一些條件也無妨，只是情報人員工作要加強力道」陳儀令道：「但警備總司令部這邊要展開軍事整備與人員布署，去把台北和基隆劃為戒嚴區、新竹和台中劃為防衛區。」

柯遠芬在行過禮後，便離開辦公室著手辦起陳儀給的任務。

09.

1947年3月3日，馬公港。

「各位，舢舨船和草繩都準備好了！」王贊乙跑向了守在港邊的群眾。

這一年多來，中國兵隨意拆卸民房、佔屋擾民、在鄉間強暴婦女這些劣行，澎湖人早積怨已久、忍無可忍，有賴宣傳組將台灣已經起事的訊息及司令部密謀以商船載運子彈往高雄屠城的情報廣為宣傳，不少歸國的台籍日本兵、原住民、在澎湖當兵的台灣人甚至分散在澎湖其他離島的人，都聚集到馬公，聚集到文邦一行人的身旁準備響應。

自從知道自衛隊行動受挫後，文邦便要所有起義者謹慎行事，他讓王贊乙和盧鑫帶著幾個小夥子先張羅了阻攔商船所需的裝備，在自衛隊大半成員被逮捕後，治安隊裡較為年長的成員被調入補充。

文邦將引導群眾的工作交付給了嚴政人，便隨著王贊乙來時的方向奔去

碼頭棧道旁，草繩一捆捆的擺放在岸上，三十餘艘的舢舨船整齊有序的停靠著，這些都是有年紀的船了，打從動力船舶興起，機動性、作業範圍及漁獲量都受限舢舨船便因為不符經濟效益而逐漸除役，這倒讓王贊乙向漁家在徵調時相當容易。

知道要對抗暴政，幾乎南甲社一帶家家都把舢舨船交了出來。

在岸邊一字排開，上頭那一雙雙大目在此時顯得銳利。木與鐵、民與官、自衛隊與中國兵，儘管不對稱，但群眾團結一心所展現的力量，使起義的行動並不渺小，當遠遠看見商船現身時，不分男女與大小，在港邊的每一個人都堅信正義與他們作夥，也都有了做個赴死不回的英雄該有的覺悟。

「大船來了，大家戒備！」文邦用著他宏亮的嗓門指揮著。

大船開的軌跡與以往商船會走的動線完全不同，當船身與岸邊的距離逐漸縮短之時，岸邊的群眾依稀看見上頭寫著「臺東輪」三個大字。

「會搖櫓的大家上船，船靠近就用草繩把船身纏起來，」文邦高呼道：「這是關鍵的一戰，沒人知道會不會平安脫身，要行動的人要想清楚，但是我們無論如何都會把這艘船擋下來，絕對不讓軍隊去殺高雄人！」

「好！」起義者異口同聲地高呼，紛紛拿起一捆草繩上了舢舨船。

臺東輪依然往港邊開去，渾然不知三十餘艘舢舨船已經默默對自己展開包圍之勢。而舢舨船上每一個年輕人，都專注地搖櫓，儘管緊張到都可以聽見自己的心跳，仍然維持著紀律，等待著號令。

臺東輪與舢舨船陣的距離越來越近。

此時，自司令部奉史文桂命令的運輸兵，載著一車車的炸藥與子彈，繞行金龍頭自高處往順承門一帶望去，被舢舨船陣包圍臺東輪的場景嚇到，趕緊停車派員返回司令部報告。

臺東輪就這樣開到了舢舨船陣的中心，見到機會成熟，文邦放聲高喊一聲纏。一個個起義者當即將草繩拋出，有人跳入海中下潛，將草繩往船底的葉扇帶去，一時間諾大的臺東輪便被草繩緊緊纏牢，船身更因葉扇捲入草繩而被卡死、失去動力。

「大家靠著岸邊坐下。」嚴政人見草繩纏船的行動成功，便趕緊指揮著岸上的起義者，用肉身形成渾厚的人牆。

當確定草繩已纏住臺東輪，文邦帶著王贊乙、盧鑫、余臺與數十名青年爬上了臺東輪，臺東輪上的船員這時發現狀況卻為時已晚，雙方口語一來一往的爭執好一會，幾個動粗的船員被余臺和盧鑫制服，王贊乙更用父親給他的手槍押著船長，直到船員看見岸上的情景，雙方才陷入了沉默的對峙。

「各位，彭孟緝在高雄屠殺我們的親人、同學、同胞手足，他要跟澎湖調兵，我們同意調兵去高雄嗎？」嚴政人高聲地問著群眾。

「反對！」群眾同時應聲。

「各位，彭孟緝怕守壽山子彈不夠，國民黨要派招商船來澎湖，從馬公要塞載子彈去打高雄，他要跟澎湖調子彈、調槍、調炸藥，我們同意嗎？」嚴政人再度高聲地問著群眾。

「反對！」群眾拉高音量地應聲。

「大家跟我一起喊——」嚴政人高呼道：「官逼民反！」

現場一陣又一陣的口號聲，「官逼民反」四個字被用力的喊著，所有不滿全在此時宣洩了出來。

接到下屬通報後的史文桂，從司令部一路趕到馬公港邊，遠遠地便看見了懸殊的差距，先行下令炸藥與子彈的載運車返回司令部，自己則帶著衛隊趕往馬公港邊。

「文邦！文邦你快回港邊，史文桂要來了！」岸上的嚴政人收到負責把風守路口的治安隊傳來的情報，趕緊轉身向臺東輪上的文邦高呼。

「你去吧，這裡我們聽贊乙的，」盧鑫聽到嚴政人的高呼便對文邦說：「去看看史文桂要說什麼！」

文邦趕緊下了臺東輪，用舢舨船趕回了岸邊。

雖然一身濕地見到史文桂，但文邦相當從容自在。

「年輕人，我是史文桂司令。」史文桂試著優雅。

「我是趙文邦！」文邦用著他宏亮的嗓門答道。

「年輕人，你們忘了紀參議員說的嗎？不要以卵擊石，不要再犧牲年輕人。」史文桂一臉擔憂地說。

「國民黨要派招商船從馬公要塞載子彈去打高雄，我們不允許，請司令叫船調頭回台灣！」面對島上的最高軍權，文邦沒有一絲動搖。

「唉唷，沒這種事，那就是艘商船，你們誤會了。」史文桂嘗試敷衍過去。

「噯淆啦！」一名青年起身指著史文桂大罵道：「剛才都看到你們的卡車停在城門邊了，你車裡面裝什麼你講啊」

史文桂一臉尷尬，還在想著該怎麼圓場。

「走啦走啦 白賊喔！」另一名青年起身大喊道。

群眾情緒一時沸騰，紛紛開始叫囂起來。

「史司令，無論如何，我們澎湖人是不准你載子彈去高雄殺人的。」文邦用著堅毅的眼神對著史文桂說。

眼看民風保守、自清代起從未經歷民變的澎湖，上演了數百年來首次起義，史

文桂不敢大意，就怕釀成更大的災禍，心想著台北失當的處置已讓星火燎原，只好黯然離開港邊，帶著衛隊回到司令部。

當史文桂帶著衛隊離去時，起義者紛紛鼓掌歡呼叫好，這是第一次，統治者要做的事，被澎湖人民的力量阻擋下來。

起義者士氣大振。

10.

1947年3月4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什麼？竟然用手榴彈襲官？這些暴民太賊娘養的無法無天了。」陳儀聽聞公署秘書長葛敬恩的公館被襲擊一事，氣得大罵。

「報告長官，請息怒，這是忠義服務隊的行動，」柯遠芬趕緊安撫著陳儀：「現在暴亂團體指控您在福建時期舊部導致政治黑暗、米糧外流、人民無穀為炊，包括葛秘書長、工礦處包可永處長、財政處嚴家淦處長及民政處周一鶚處長四人在內被列為貪官污吏四兇，所以想藉此來平息。」

「原來是策略，」陳儀鬆了一口氣：「但為什麼是針對葛敬恩？」

「報告長官，葛秘書長現在是輿論眾矢之的，他的女婿李卓芝被控貪污劫收台灣，這份署名台灣青年團所發出的傳單上投也點名著其弟的中和公司及其兄的茶葉公司，」柯遠芬將一紙傳單遞給了陳儀，上頭正寫著「打倒葛敬恩之官僚資本！」的斗大字樣。

「這樣吧，去告訴湛侯我有意讓他代表我飛回大陸去跟委座報告整個事變經過，」陳儀睜起眼說：「湛侯打從杭州一役就讓委座印象深刻，是委座信任圈子裡的人，山西會談讓閻錫山重歸國民政府的功勞也一直讓委座記著。」

「下官知道了，」柯遠芬點頭道：「也跟長官報告，稍早與處理委員會的談判中，處理委員會部分成員除了商討非法事件、治安維持等項目外，提出了政治改革內容。」

「這我知道，」陳儀點了點頭：「稍早處理委員會推派蔣渭川、陳忻、林梧村、學生代表四十餘人前來公署提出了三點意見。」

從柯遠芬手中接過會議紀錄的陳儀端詳著，柯遠芬繼續報告著情報：「長官，下官要報告的是，在您下令回營後的士兵換上憲兵制服出勤後，得知此事的叛亂份子王添灯開始大肆批評公署缺乏誠意、無法避免軍民衝突云云，四處在高呼要民眾當心，」

陳儀揮了揮手：「不要緊的，即起政府代表不再出席處理委員會了。」

陳儀心裡盼著的國民黨軍已經到了，早在學生們聚集在台北召開學生大會時，

部隊已在基隆大開殺戒，他想起稍早收到各地的情資回報，各地儘管仍持續有著騷亂，但行政長官公署已逐漸從對抗的劣勢中走出來了。

這一天，宜蘭市民眾收繳了宜蘭機場倉庫、蘇澳軍需倉庫與警察局槍械，集中保護外省人並設立了傷患救護所；新竹方面，雖然警總派蘇紹文在新竹指揮憲警宣布戒嚴，而蘇紹文有些抗命，尚需要處理此事。此外北台灣各地都已在掌握之中。

台中成立了民主保衛隊，並由吳振武擔任隊長，有信心能讓他在近日受壓脫逃；而彰化縣青年成立溪湖青年自衛隊並推舉林才壽擔任隊長，據知，之後自衛隊進入溪湖糖廠借用武器以保護地方治安。

反倒是起初相對平靜的南台灣有激化的趨勢，軍警人員和政府官員聚集的嘉義中學山仔頂營地被民眾部隊三千餘人攻擊，羅迪光下令自嘉義中學山仔頂營地砲轟市區後連同孫志俊等人退守嘉義機場，外省籍公務員除了有八百餘人被拘禁在城市之外另有兩百餘人困守在嘉義機場，此外南靖糖廠則自行組織了警衛隊。

台東也出乎意料的成為戰場，部分青年今日上午在縣政府廣場舉行青年大會，要求政治改革，幸好地方政府人員早已提前至延平鄉紅葉村避難；治安隊伍接收了縣政府、警察局、郵電機關等部門後仍將武器保留原處，使得該區無重大衝突。

「長官，高雄要塞彭孟緝司令電話來訊。」一名傳令兵進到辦公室向陳儀報告道。

「接過來。」陳儀下令，同時接起了電話。

「長官，槍砲與兵，高雄迫切需要。」電話另一頭的彭孟緝說著

明熙啊，我稍等打電話給史文桂問，」陳儀頓了會兒：「先跟我說說高雄的狀況吧！」

「回長官話，有些外地民眾搶奪了岡山警察倉庫槍械後進攻要塞駐軍，但被我們擊退了，」彭孟緝答道：「而高雄第一中學原本則是被部分群眾趁亂闖入，並計畫做為反抗政府的指揮中心，然而部分學生不願學校遭到外人佔用，因此在校長林景元反對下，今日組成了雄中自衛隊高雄工業職業學校、高雄商業職業學校、高雄第一女子中學學生隨後加入，以軍訓用槍械維持學校附近治安並將學校作為外省籍市民的臨時收容所。」

「知道了，那屏東方面呢？」陳儀追問著。

「屏東就有些不安分，屏東車站有民眾毆打外省人的情事，自稱起義部隊的暴民集結至郵電局抗爭後展開示威遊行，脅迫了龔履端市長將警察局武器封存，

還攻佔警察局及市政府，獲得武裝的民更亦攻擊憲兵隊、要求空軍駐軍繳械；另外，叛亂份子葉秋木也在屏東市組成自衛隊，並暫時代理市長工作與接收警方交出武器。」彭孟緝嘆氣道：「如果援兵抵達，方能先前往五塊厝倉庫鎮壓，當威脅一解除，近日要展開全面鎮壓就能更游刃有餘。」

「真是可惡至極的一群刁鑽暴民...先這樣吧，我給你打個電話去問史文桂。」陳儀說完，便將電話切斷，要下屬撥給馬公要塞司令部。

好一會兒後，史文桂接通了電話。

文桂啊，剛剛明熙打過電話來公署了，就問這子彈槍砲和兵怎麼還沒調過去？」陳儀語帶質疑地說。

「報告長官...這個...現在澎湖情勢也緊張，貿然調兵怕是引起動盪...」電話另一頭的史文桂答道。

「那子彈呢？武器都先過去吧，明熙那頭我軍沒有太多折損，兵不如槍砲急。」陳儀追問道。

「呃...回長官話，這...臺東輪呢...出現故障問題，這個...下官已經令人搶修，只是尚且...需...需要些時間。」史文桂支支吾吾地說著

「這種時候故障...真是...好了好了，知道了，」陳儀搖著頭嘆氣道：「那你說澎湖情勢緊張，有什麼狀況嗎？」

「回長官話，我已下令宣布宵禁，現在午夜十二點後一律斷電，這樣民間那些有意滋事者應該不敢妄為。」史文桂答道。

「嗯，那槍砲子彈的事，趕緊去辦妥吧。」陳儀令道

11.

1947年3月4日，馬公要塞司令部。

與陳儀結束通話的史文桂，呆坐在辦公室內好些會，兩眼盯著牆上的澎湖列島圖，他想著先前被撤官的事，卻又無法忽視著馬公港現在對峙的窘況，設法把事情給壓了下來，讓整個司令部的紀錄都配合粉飾。

本想著前一晚宣布宵禁、晚間十二點斷電，應該就能造成群眾的壓力，沒想到這些抗爭的群眾比起自己手上的軍隊還有紀律，自發性的投入組織，讓抗爭所需的民生後勤一應俱全，而更讓史文桂感到驚訝的是，帶領群眾的只是一位年僅二十三歲的年輕人。

「趙文邦。」史文桂在嘴邊念著，臉上淺淺地一笑。

即使身處對抗的不同陣營，過去面對敵將時，史文桂也不會羞辱，而現在看到英雄出少年的驚嘆，更讓他發自內心的讚賞與佩服。

然而，身為要塞司令，他肩負著國家與使命，這更是他做為一個軍人的責任。他收斂起情緒，決定帶著衛隊動身前往馬公港，將這一切做個了結。

史文桂的座車從司令部再度出發，沿著金龍頭高地，浩浩蕩蕩地開往馬公港。

這時的馬公港，港邊的群眾雖然因為堅守一夜略有疲態，卻仍相當有序，響應的學生與民眾負責糧食與後勤不停為前線送來物資，甚至分享給臺東輪上的船員，而趙文邦與嚴政人、王贊乙三人輪流對群眾演講，不時可以聽見讚賞叫好之聲。

見到軍方的車影，剛結束演講的文邦，拉著余臺到一旁，請他代替自己回養生堂一趟，告訴木莉勿擔心掛念。余臺瞥見史文桂率衛隊朝港邊走來，便懂了文邦的意思，趕緊離開。

「史司令！」文邦用宏亮的嗓門向史文桂打招呼，好讓所有群眾都警戒起來。

這時的史文桂，身旁一行衛隊各個配著長槍、穿著精裝，顯然是最優秀的一隊，每一個軍人的眼神都透露著他們做好了戰鬥的準備，一時之間整個馬公港邊劍拔弩張，人人都繃緊了神經。

「趙文邦，我奉陳儀長官的命令，必須完成運輸的任務，這些你都知道了，」史文桂嘆著氣對文邦說：「但本司令視澎湖島民為自己同胞手足，不忍手足相殘，唯忠義難雙全，我們是否別互相為難？」

「恕難從命，」文邦高聲：「這是我對司令您的答覆，也該是您對陳儀的答覆。」

群眾一陣叫好，而衛隊紛紛舉起了槍。

手持長槍的這一方在武器上佔上風，但人數方面則是劣勢；手持棍棒與木刀的這一方雖然武器落後，卻數倍人之於對方。沒有人知道，下一刻會發生什麼事；但人人呼吸都變得快速。

史文桂掏出了配槍，對準了文邦的眉心。

「趙文邦，人要知所進退。」史文桂嚴厲的說。

文邦突然間鬆開了手，手中的棍棒應聲掉落，整個馬公港邊的所有人都屏息著

「史司令，」卸除武裝的文邦向槍頭往前走上一步，豪邁地看著史文桂的雙眼，高聲地回問道：「你還擔得起一條人命嗎？」

群眾人人握緊了手上的武器，衛隊也托高了槍，所有人都為了下一秒的戰鬥做好了準備。

主宰這一切的，是膽識。史文桂心想。他看見的是一個英雄少年的氣魄，那一人是膽的趙文邦。他看著，默默讚賞著。

然後，他收回了手，放下了槍。

「唉...」史文桂笑了起來。

文邦沒有退卻，群眾也沒有鬆懈下來，衛隊也是。

「罷了，你們的草繩也把臺東輪的螺旋槳給弄壞，總是該修，」史文桂笑著說道：「讓他們靠岸修船吧，明天他們船加完油就回去...『恕難從命』，趙文邦，本司令可要借你的話，去抗命一回了。」

「我們怎會知道，這不是一場騙局？」文邦質疑著，他實在有些難以置信。

「君子重然諾，言出必行。」史文桂挺起胸說。

「我可以讓群眾都先回家，但治安隊與我仍回留下，直到臺東輪返航，我們才會離去。」文邦面不改色地說道。

「行的，行的，」史文桂莫名地滿意了起來，笑著對文邦說：「那本司令這就回部裡，準備向公署抗命了。」

見到史文桂與衛隊再度離去，群眾一陣歡聲雷動。

軍民之間的對峙，在入夜前結束。臺東輪總算得以靠岸，文邦帶著治安隊，再度分送熱食給船員，群眾逐漸散去，這場勝仗對澎湖人民來說，徹底地展現了決心與力量。

而回到部裡的史文桂，指示著下屬撰寫報告，見這些日東北季風異常猛烈，以民情、天候為由，向中央要求軍隊與子彈槍砲暫時不要調離澎湖，正式拒絕了支援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這是他人生第一次這麼果斷地抗命。

「或許後人書寫歷史，會說是東北季風和群情沸騰終讓史文桂選擇抗命，但真正讓我願意抗命的理由，是因為看見那群吹著強勁東北季風長大的澎湖人，那種百感交集。」史文桂在嘴邊細聲說道。

另一頭，入夜時分的馬公港邊，文邦帶著嚴政人、王贊乙、余臺、盧鑫等人，陪同著治安隊守著臺東輪

史文桂說到做到，這讓他們很是讚賞。

在見證了人民團結行動的力量後，同樣留守在港邊的王財情，提出了應該仿效台灣省自治青年同盟決議，準備組織隊伍自發維持秩序、召集受日本陸海空軍訓練的台籍青年，響應全省武裝總動員。

「雖然我們沒搶到武器，但組織的工作不應該就這樣終止。」王財情說道。

「我同意，今天雖然是一場勝利，但誰也沒有把握後頭還會發生什麼事，」文邦神情嚴肅地應和道：「我們確實也應該成立自治同盟、響應台灣，趁勝追擊。」

眾人紛紛點頭同意。

「這樣吧，如果臺東輪明天早上返航，我們明天下午就在鎮公所前集合，成立青年自治同盟，」文邦對眾人說道：「鑫仔跟贊乙，你們跟筆墨比較熟，讓你們去起草宣言；財情跟政人兄負責組織人起來、阿臺去找鄭石頭處理宣傳工作。」

聽完文邦的指示，一行人便分頭散去。

12.

1947年3月5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蔣先生，」陳儀擱下手中的文件，假笑著對蔣渭川說：「我了解現在處理委員會以改革台灣省政治為組織綱領，也清楚前往南京市陳情的決議，這八項政治改革方案與治安、撫卹這些問題，公署都會擺在最優先的考量。」

「陳長官，處委會的事已與我無關，」蔣渭川相當嚴肅地回道：「您也知道，我們今日成立台灣省自治青年同盟，就是希望透過體制內改革來化解衝突，但公署似乎仍在向南京方面暗中請求調派軍隊，難道是認為血還流的不夠多？」

「同胞手足何須相殘，蔣先生所言即是我心之盼望，」陳儀假意倒抽一口氣：「您放心，我不會允許使用武力鎮壓的手段，這是我的承諾。」

蔣渭川不願相信，想起看到的流血衝突，他低下頭失望的嘆氣。

突然之間，蔣渭川滔滔不絕地吐出了苦水：「長官三番五次請我出來，利用我制止暴動，一面請我會談安頓民眾、拖延時間，一面對中央虛偽報告、請求派大兵前來。如果大兵開到時，就忘了一切的諾言，實行武力屠殺人民，慣行在福建主政時的殘酷手段來報復。」

氣氛瞬間凝結。

「這個問題我是不相信的，我是絕對信用長官及柯參謀長乃至張團長等的人格。」蔣渭川微笑道。

「現在本省兵力亦不少，而警察憲兵也足可用。」陳儀緊接著向蔣渭川發誓「我絕對不騙你也不騙民眾，勢必以良心誠意與你們做事，倘若違背必受惡報

蔣渭川還猶豫著。

「不妨您跟我多說說，您對政治改革的主張，我了解您與處理委員會的看法不全然相同，但您...蔣先生，您的意見我是十分重視的。」陳儀笑道

蔣渭川在沉默了片刻後，才緩緩開口向陳儀獻策道：「長官，我會建議要設立台灣政治改革委員會，並以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名義提出〈九項省政改革綱要〉，政改會成員以各區鄉鎮民代表為候選人，但必須排除二二八處委會成員加入，改革綱要的草案在這裡。」

見蔣渭川遞出了草案，陳儀強著白眼不翻，心裡盤算著如何打發是好。

「嗯...蔣先生，不如這樣吧，」陳儀靈光一閃：「公署這邊委託您，代替政府向台灣人廣播，您可以暢所欲言，我想這樣有助於情勢不再惡化。」

聽到有機會改變當前的情勢，相信陳儀一番話與誓言的蔣渭川便欣然答應。

在接到陳儀命令後，由廣播人員的帶領下，蔣渭川離開了辦公室。見蔣渭川離去後，陳儀便召來柯遠芬，要他報告最新情勢的發展，在大致說明各地的動向後，柯遠芬特別提及了嘉義的狀況。

「長官，現在處理委員會見軍事對立依然，市內治安也成問題，就請市參議員盧炳欽聯絡先前擔任日軍大尉的曹族人湯守仁帶領山胞下山幫忙維持秩序，但衝突怕是要越演越烈。」柯遠芬有些擔憂道。

「嘉義方面是該展開反攻了，你先傳我令派陳漢平及劉傳能到嘉義要求處理委員會與軍隊議和，」陳儀命令道：「同時，告誡軍隊不准接受和談、繼續戰鬥。」

柯遠芬頓了會，聽懂了陳儀的指示。

「現在台中方面，謝雪紅取消人民政府後與林獻堂等成立處理委員會，顯見這些叛亂份子正在合流，稍早我見過蔣渭川，讓他去代表政府廣播，我們要設法分化這些叛亂份子。」陳儀交代道。

接令的柯遠芬趕赴處理之際，陳儀撥了電話給彭孟緝，他掛心著稍早傳出部分學生欲攻擊要塞司令部一事，想起史文桂的抗命更讓他有些擔憂。

明熙啊？那些有意攻擊要塞的學生處理的如何？」接通電話後，陳儀立刻問道。

「回長官話，下官稍早以日語要求叛亂者繳械投降，否則砲擊整個高雄市區，並以八門七五砲擊體育場展示武力，」電話另頭的彭孟緝答道：「我方軍隊已向向鼓山一路一帶掃射並封鎖，方才處理委員會派了七名代表來，但下官現在拖著不見。」

「你有什麼打算？」陳儀追問道。

「回長官話，為掃蕩高雄至屏東一帶，下官有意採取全面軍事行動，假意談判只是拖延時間以準備軍事行動，等會兒會先與處委會代表約定隔日再來司令部商談，這樣今夜就能加緊行動，司令部這邊就能更加細心計畫，下官將派參謀長率領各隊長偵察地形。」彭孟緝報告道。

「知道了，史文桂那兒不知道搞什麼把戲，難為你了。」陳儀嘆道

「謝謝長官。」彭孟緝回完便切斷通話。

得知陳儀與彭孟緝結束通話，傳令急忙的趕到辦公室內，向陳儀報告嘉義水上機場被四十餘名曹族原住民與叛亂團體共同攻擊，而紅毛埤一帶陷入激烈戰鬥，叛亂者組成的民兵已對機場斷水斷電，軍隊向公署求援，目前民兵持續透過電台招募，有台中方面的二七部隊與斗六方面的台灣自治聯軍前來支援。

「不能再丟機場了，」陳儀怒道：「速速空投補給品與彈藥去給機場內的守軍，趕緊要把嘉義收復回來。」

當傳令退下，獨自一人在辦公室內陳儀，起身打開了收音機，聽著蔣渭川的廣播。

此時收音機裡傳來的廣播聲，強調著台灣人與戰後來台大陸人之間的族群隔閡，還開始檢討起國民政府，痛批公署的貪污、行政不當及將台灣視為征服來的領土云云。

陳儀十分不悅，本以為蔣渭川會明白他的意思，想不到居然反咬起行政長官公署。但他耐下性子聽，蔣渭川在接著便重申了陳儀將行政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的誠意，也強調政府不會對人民用兵的立場，「堂堂的長官有這樣之重誓所約束決定的事，我相信長官不敢欺騙，請大家放心」；隨後，蔣渭川在廣播中宣布成立台灣青年自治同盟，協助政府維持治安，並公布了集合得時間與地點。

終於得手的陳儀隨即發密電給南京，控訴台灣青年自治同盟，指稱「該會已號召曾受陸軍訓練之青年，今夜於台灣大學集中；曾受海軍訓練之青年，今夜於太平町集中；曾受空軍訓練之青年，今夜於松山機場集中。」

渾然不知惹禍上身的蔣渭川，一方面幫陳儀完成了辯護，一方面害自己陷入了陳儀所設的圈套。

13.

1947年3月5日，馬公鎮公所外。

經過激情一仗後，許多學校的外省籍教員多半都閉門不出，學校因而停課，許多學生都背着書包在街上晃著。

聽到趙文邦要號召澎湖青年與仕紳籌組「青年自治同盟」來對抗不義政府的事，有志一同的人全往鎮公所前集聚，有人為了響應台灣島的抗暴，有人因為如紀淑事件此類零星衝突有所不滿，有人則是一腔熱血沸騰。

負責擔任青年自治同盟總務組長的高雙獅想起國民政府，大嘆道：「吃銅吃鐵吃到鋁，有毛的吃到鬚簍、無毛的吃到秤錘，有腳的吃到樓梯、無腳的吃到桌櫃。」

王財情和嚴政人成功的組織起核心幹部，余臺和鄭石頭忙了一夜的宣傳工作在此時完全展現了成效，鎮公所前此刻已是人山人海。

文邦掃視著到場的群眾，不下前日馬公港旁抗爭的盛況，盧鑫將他和王贊乙寫好的宣言交給了文邦。

文邦深呼吸了一口氣，站到了眾人之前，開始演說。

各位！各位！各位——我們說過要站起來反抗！我們做到了！

我們有紀律、有戰略，現在我們要有組織！

各位，我們響應台灣抗暴，我們正式宣布青年自治同盟在此成立！

現場一陣掌聲應好

作為一個台灣人，作為一個澎湖人，我們受夠了騎外省人的歧視！

外省人用時中華民國國語做為官話，結果讓我們在政治、經濟、社會，以及工作職位相關各個層面上都遭遇了不平等待遇，更造成族群隔閡。他們說我們被日本人奴化，他們覺得自己最優秀，但我們只是奉公守法，那個置禮義廉恥於度外的不是我們承認的祖國！

現場再度響起掌聲應好

我們不能再讓外省人壟斷權位——日本人投降撤出台灣後，我們期待有更多自治與參政的機會，但是行政長官陳儀本人不僅兼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於一身，還身兼軍事大權，比以前的日本總督還大！政府高官全是外省人，不是半山甚

至不能當官！

我們無法再容忍官員貪污腐化——國民黨來台灣之後每一天都有貪污案上新聞，連檢察官、法院院長、教師都貪污，都是大筆大筆的金額！現在沒包紅包不能辦事、沒有關係不能工作，日本的資產、我們的資產，他們能搶就搶，搶了就載去中國賣掉，搶不走就破壞；這不是代表聯合國接收台灣，這是代表中國人在劫收台灣！

我們對於軍隊紀律敗壞看不下去了——這些中國兵乘車看戲不買票、買東西不給錢，跟他們要他們反而對你開槍示威，除了偷竊以外，耍賴、詐欺、恐嚇、調戲、搶劫、打家劫舍、強姦、殺人，無惡不做，連電話線、水道管、消防栓這些公共設施都被偷走！

我們拒絕再讓他們掏空民生物資——買不起糖多久了？買不起米多久了？虛假的祖國只會佔台灣的便宜，多少煤、多少香蕉、多少波羅蜜被運去大陸？多少廠的成品、原料、機械、廠房被變賣？當初，他們破破爛爛的來件到吃飽穿暖的我們，現在他們一個一個都成阿舍我們卻成天在餓死人，這還有天理嗎？

我們不要再被掠奪——日本人留下的公司全被納入行政長官公署裡面，樟腦、火柴、酒、菸全部被納入專賣，結果專賣局出產東西品質爛價格又貴，能賺錢的生產品全由貿易局統制，也只有貿易局可以賣，他們官商勾結、他們亦官亦商，剝奪我們比日本人還嚴重，大家都活不下去了！

我們要頭路——行政官公署不要再粉飾太平，現在為了生活冒險當盜賊的人有多少？不願偷盜淪落街頭當乞丐的人有多少？不願偷、也不願乞的人自殺的有多少？就算有頭路，等不到領薪水人又有多少？

我們要吃飽——他們讓物價暴漲，害我們米荒、饑荒，一人一天都不夠吃一頓米飯，只能吃番薯雜糧、地瓜葉！

我們要自治——澎湖人要做自己的主人！台灣人要做自己的主人！我們反對國民黨繼續代表聯合國軍事管制台灣，我們要建立自己的國家！

現場爆以如雷的掌聲應好，所有人都被這一番話給激勵。

我們不願意再坐以待斃，澎湖人要站起來，就像我們在台灣的兄弟姐妹一樣勇敢的站起來！我們要有行動，我們組織同盟，我們爭取自治！澎湖人，站起來！現在就是那一天，勇敢的澎湖人，站起來吧！

文邦深呼吸了一口氣，高舉右手，大聲高呼「少年郎有血，老大朗有膏！」

一呼百應，現場群眾一次又一次高喊著「少年郎有血，老大朗有膏」！

文邦在群眾簇擁下，緩緩走下台階，開始與幹部商議青年自治同盟組織工作的分配，而年事已高的參議員陳伯寮，聽到青年聚眾後便趕了過來。

陳伯寮拉著文邦，懇切地勸說著：「唉唷…冷靜啦！冷靜啦！澎湖就這麼小，起事了你要往哪裏跑？又不像台灣可以躲進山裏！我們勿當雞蛋撞石頭！」

但這時因為群眾高呼聲不斷，文邦還沒能聽清楚陳伯寮說了什麼，突然之間群眾一陣騷動，隨後傳出了數聲的槍響。手無寸鐵的群眾飽受驚嚇，開始有人高呼起「疏開」、「國民黨要殺人了」、「快逃，他們要來殲滅我們了」，數百名青年當場一哄而散。

14.

1947年3月6日，行政長官公署。

司徒雷登還是發函給美國國務卿馬歇爾了，陳儀不免有些頭痛。

全島性的負責團體準備正式請願一事將會使國際上得到屬於台灣民間的訊息，導致在主權最終移交給中國之前訴請美國協助聯合國介入，而美國的聲望如此地高，如果因此讓盟軍最高司令部進行臨時管理的可能性獲公開討論，甚至得出目前日本擁有台灣在法律上的主權的情況下，南京就會因此受到國際介入壓力。

行政長官公署迫切需要控制住情勢發展，南京首批派來的17師已經上陸，21師中午時分也由上海出發，憲兵第4團則從福州市趕來，新竹防衛司令蘇紹文宣布新竹地區戒嚴後頒發了軍民遵守事項，整個北台灣已經逐漸在掌握中。

而彭孟緝在高雄展開的屠殺鎮壓，分別將高雄市政府、高雄車站與高雄第一中學逐一收復，軍方以優勢武力血洗快速清理了戰場，帶頭滋事生亂者陸續被逮捕、監禁、槍斃，在一波波的無差別掃射後，暴民已經四散，而軍隊則是乘勝追擊，只待高雄市政府禮堂拿下來之後，行政長官公署就算正式鎮住高雄了。

此時，尚以為能與行政長官公署談判的人，浩浩蕩蕩地在台北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還發表告全國同胞書稱「目標在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同胞參加這次改革本省政治的工作」 劍指政治改革，同時派員監理台灣銀行業務、廉售煤炭千噸。

儘管如此，陳儀並不操心，處理委員會選出林獻堂、王添灯、陳逸松、黃朝琴、李萬居、連震東、林連宗、黃國書等人為常務委員，他便有信心能夠控制局勢，只要把軍隊調派的消息守住不曝光就好。

於是，在向蔣中正以軍隊兵力不足為由要求調派2個師的兵力增援後，陳儀便透過廣播表示願意接受處理委員會的改革方案，準備改革省、縣行政機構，藉此確保後續收網得以萬無一失。

然而他仍有些不安，畢竟台灣省全體參政員發動緊急上電蔣中正一事，內容是把行政長官公署貶得一無是處，還要求速派大員來台協同處理及強調「勿用武力彈壓，以免事態擴大」，無疑是要對他下馬威。

蔣渭川的「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也緊急名義發出電文，還扯了美國人進來，只盼望蔣中正能夠對此置之不理。隨後，陳儀召了柯遠芬前來。

「派武裝警察去蔣渭川的宅邸，教訓教訓他。」陳儀冷冷地下著令。

對陳儀來說，這道命令也就如驅趕困擾已久的飛蚊，台中至台南一帶的暴民逐漸匯流集結才是眼中釘。

進駐干城營房的台中民主保衛隊改名為二七部隊，成員規模拓展極快，包括百餘名青年學生、退伍的台籍日本兵、泰雅族族人、地方民眾皆有，規模之大已經分配出埔里隊、中商隊、中師隊、警備隊、建國工藝學校學生隊、突襲隊，謝雪紅自任起總指揮來。

二七部隊不同於處理委員會與其下保安委員會主張的議會民主路線，是純正的革命軍隊，下午其中的埔里隊已逮捕以蔡志昌為首的軍統特務四十多名並拘禁於台中監獄，整個部隊控制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憲兵隊、軍械庫、廣播電台，計畫以武力對抗軍隊的武力鎮壓，並支援嘉義、虎尾等地與駐守軍隊的武裝抗爭。

在斗六警備隊的協助下，雲林民兵持續包圍虎尾機場的駐軍，雙方爆發激烈戰鬥；台南市兩千餘名學生也在經協調而不通過軍事區域後，發起無武裝遊行活動，但學生拿到槍就可以是兵，整個中南台灣一帶集結整隊對於局勢來說無疑是一大破口。

必須從情勢已得控制的北台灣與高雄開始推進夾擊。陳儀心想。

此時，武裝警察在柯遠芬的指示下，已經趕到蔣渭川家中。

當蔣渭川聽到門外武裝警察高喊「我們奉命要來槍斃你」時，拔腿就跑，來不及帶走的家宅隨後便被武裝警察血洗，蔣渭川的掌上明書蔣巧雲當場慘死，兒子蔣松平身受重傷，而奪門而出的蔣渭川自此展開了為期一年的逃亡生涯。

15.

1947年3月6日，火燒坪宮前廣場。

胸前早已無前一天在鎮公所前的激情，本期待能在馬公港打完勝仗後，透過建立自治同盟與軍政單位重新建立澎湖的治理運作原則，突來的幾聲槍響衝擊了一切。為了避免連累家人，文邦與嚴政人 余臺及盧鑫和其他青年自治同盟的幹部分散，他們三人在群眾掩護下躲進了火燒坪宮內

一天一夜過去了，知道三人躲在火燒坪宮後，群眾開始聚集在廣場前。

下午時分，嚴政人決定到外頭察看週邊時，遭遇了成隊的武裝警察，當場被直接開槍射殺死亡。

聽到槍響後，余臺急忙起身走出廟門，臨走前要文邦絕對不要輕舉妄動。

見到成隊的武裝警察包圍起廟埕，群眾展開了武力不對稱下的對峙，手無寸鐵的群眾面對著武裝警察高舉長槍，沒有一絲退卻。

「出來！把帶頭叛亂的趙文邦交出來！」帶隊的武裝警察高喊道。

「你們要幹什麼？」余臺高喊道。

被武裝警察認出的余臺，還沒來得及弄清發生什麼事，便被一名武裝警察開槍擊斃，被驚嚇的群眾中有人放聲大哭了起來。

這又一聲的槍響，讓文邦及盧鑫趕了出來。

見到余臺倒在血泊中，盧鑫再也無法容忍，拿起棍棒就往武裝警察身上狂毆，文邦還沒能制止，瞬間數槍齊發便把盧鑫打成了人肉靶子。

一瞬之間，武裝警察使用無情的子彈帶走了文邦的弟兄們。

「趙文邦在哪，把人交出來，不然我們格殺勿論！」帶頭的武裝警察高聲喊道。

文邦緊握著拳頭，內心種種的不甘，看著三具屍體，想起這些年與弟兄共處的種種，想起他們起身抗暴後如今壯志未酬，淚珠從他臉頰旁滑落，餘光之中，他瞥見武裝警察身後賴忠郃、王邁華、劉出民和陳國利四人的身影。

「王國清、鄭石頭等人已經被逮捕了，」帶頭的武裝警察繼續高聲喊道：「就連參議員陳伯寮也收押，立刻把趙文邦交出來，否則把你們通通殺掉！」

「不！」文邦扯開了他的嗓門，用宏亮的聲音高喊道。

現場突然鴉雀無聲，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文邦的身上。

「不要再有人流血了！」文邦舉起雙手高喊道：「我就是趙文邦！」

文邦掃視著到場的群眾，武裝警察紛紛上前圍住他，兩名武警緊緊抓牢著，將他押走。

「大家回家吧，夠了，」文邦對群眾高喊道：「留得青山在！」

這時，跟在武裝警察身旁的賴忠郁、王邁華、劉出民和陳國刑四人，正與文邦擦身而過；文邦知道，就是這四人出賣了所有人，就是他們害死了嚴政人、害死了余臺、害死了盧鑫。

「你們這些抓耙子！」文邦朝著他們四人臉上大吐口水道。

「趙文邦，安分一點！」帶頭的武裝警察用槍托敲了文邦的左肩。

就這樣，一整隊的武裝警察將文邦一路押到縣政府旁的警察局內。

警察局留置所裡的牢籠內，處理委員會被抓了七人來，文邦知道接下來他所要面對的，是整個司令部的清算。

他深呼吸著，心情意外地平靜，想起了在家的木莉，不免有些愧疚。

這時，被關押在一旁的陳大欣邊數著牢籠的欄杆邊說：「七支鐵柱...啊，不會死啦，只是要七七四十九天才能看見光明。」

16.

1947年3月7日，馬公要塞司令部。

「報告司令，叛逆、叛亂份子中帶頭起事者，已經全數逮捕完成，包括趙文邦。」一名傳令向史文桂報告道。

「知道了。」史文桂淡淡地說。

統領五千四百人，馬公要塞是全台灣僅次於高雄、基隆要塞的重鎮，因為身為軍階最高者而接下要塞司令，史文桂知道自己肩頭擔子有多重，澎湖是掌握台灣防衛最重要的外關口，無論如何都不能亂。

他知道早在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前，澎湖縣居民便與外省籍官兵關係緊張，但賴於地理阻隔難以應援，加上島內糧食欠缺，駐軍經過加強防備，又說服地方要員協調，這些日子就發生這幾起騷亂而已。

對比起每天看到台灣的情勢電報，澎湖確實沒那麼嚴重。

當台灣本島展開大規模綏靖工作後，澎湖縣被劃為馬公綏靖區，由史文桂負責主持，他便要求澎湖縣地方軍警主要防範要犯潛逃各個島嶼，亦加強監控、搜捕嫌疑分子，至此展開了逮捕的作業。

17.

1947年3月6日，血腥的高雄街頭。

彭孟緝的軍隊在高雄大開殺戒。

槍林彈雨一陣又一陣，倒下的血肉之軀一身又一身，在高雄工業職業學校建築科的曾正己實在放不下心，說什麼也要趕回學校去巡視。

不幸的是，就正好遇到殺紅眼而不講道理的國府軍。

聽見掃射的聲響，他本能地蹲下了身，卻怎麼也沒想到一顆流彈就這樣射中他的下顎，一瞬之間，未婚妻的臉龐閃過了他的腦海。

國府軍掃射的聲音逐漸遠去，他強忍著劇烈的痛，眼看已經無法就醫，他只好趕回家中。二十六年的人生，大家說他前途似錦，還想著或許有一天能夠當上校長，他邊想著，邊硬撐到了浴門邊，就想在鏡子看一眼，到底傷得如何。

他想起堂弟伯祿，念著說好過些日子還要回澎湖帶他出門去玩的，還有那有些日子沒回去的老家，他彷彿能看見三合院的模樣。

但疼痛越來越強烈，他的意識卻漸漸模糊。

突然之間，他跌了下去，應聲倒在浴廁中

當家人發現時，曾正己早已經失血過多身亡了。

18.

1947年3月7日起，鮮血遍染的台灣島。

動亂延燒了一整週後，暴民的橫行在國府軍開始援入後被持續削弱。

3月7日，國府國防最高委員會開會，決定最近改組台灣行政機構，取消行政長官公署並改組省政府；而黃朝琴及王添灯所提出的《三十二條要求》，包括武裝軍警繳械、撤銷警備司令部，陸海空軍人員一律用本省人等主張，但被已知有精銳部隊支援的陳儀斷然拒絕，晚間王添灯等人仍於台北廣播電台廣播播出原三十二條要求內容

隔日，行政長官公署於《臺灣新生報》發表一篇聲明，正式將《三十二條要求》全面否決，並以之作為武力鎮壓的理由，甫登陸的21師開始於基隆展開屠殺平民之軍事行動，彭孟緝也進入屏東屠殺，而國府閩台監察使楊亮功則率憲兵第四團由福州抵達基隆港。

這時全省除高雄、基隆、新竹外，民眾控制大部縣、市，各級處理委員會實際行使行政管理職權，並成立治安自衛隊 國府除以「清鄉」的名義各地民眾進行捕殺，更開始鎮壓新聞界，《臺灣新生報》李萬居遭軍警毆打，《民報》《中外日報》《大明報》及《重建日報》均被封鎖，主要負責人均被捕，而王添燈也被收押。

3月9日，21師進入台北，展開連續五天的屠城，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再度在台北市下戒嚴令；隔日，蔣中正在中樞擴大紀念週演講時稱：「務希臺省同胞深明大義，嚴守紀律，自動取消非法組織，恢復地方秩序，並公開將二二八事件歸咎於是共產黨徒策動的。」

陳儀下令解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隨後警備總部約談台灣首位哲學博士林茂生，而林桂端律師因替王添燈辯護便被憲兵押走，台中縣國代、台灣省律師公會理事長林連宗及台北律師李瑞漢同樣被逮捕，至此後下落不明。

3月11日，國民政府特令國防部長白崇禧來台灣「宣慰」，並權宜處理各項事務；白崇禧上午先在南京接見台灣省旅居上海代表，面告政府處理台變方針

國民政府也下令全面管制台灣一切交通、通信，直言無諱地報導的《民報》連續兩天遭到莫名襲擊與搗毀，《民報》社長林茂生從家中被七名便衣帶槍人員帶走、《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被六名便衣帶槍人員帶走，兩人至此下落不明。

國民政府同時免除了國民參政員杜聰明的台大醫學院院長之職，而企業家陳忻被台北市刑警隊長率六位員警拘捕後下落不明，屏東市參議議長葉秋木更遭網綁遊街示眾後槍決。

3月12日，二七部隊決定撤退至埔里，台南市著名律師湯德章遭國民黨軍在民生綠園槍斃示眾；而國民政府將蔣介石為二二八事件撇清責任的聲明，印成傳單在台灣各地空投。

隔日，國府21師在黃朝清等士紳歡迎下浩浩蕩蕩進駐台中市，此間國民黨軍分別進入宜蘭、台中展開屠殺，而嘉義市民代表陳復志遭國民黨軍網綁示眾後槍斃。

國民政府對於非親國民黨民黨的報紙下令全部禁止發行，《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被五位身穿中山裝的青年逮捕、日文版總編輯吳金鍊在報社辦公室被逮捕，兩人至此下落不明。

整整一週，遍布全台灣的血腥鎮壓與清鄉，讓許多台灣菁英及平民百姓因此罹難。

19.

1947年3月13日，澎湖縣警察局留置所。

在台灣島整整一週被鮮血染遍之際，待在監牢裡的文邦與其他被視為「叛亂、叛逆」的帶頭者，因為被當成叛亂嫌疑犯，國民政府打算「全部殲滅」。

然而，地方仕紳不斷地陳情，讓不願再陷入動盪與衝突的史文桂司令並未下令開槍，但儘管參議會與官員多為被關押者辯護，強調他們跟台灣那些流氓的不

同，被關押在留置所裡的文邦等人，仍然飽受刑求虐待。

從沒有想過，爭取自治與獨立，竟然被認為是一種罪。

支撐他熬過刑求的，是與眾人一同起義的決心，但他並沒有任何幻想，他知道無論能否活著走出監牢，他們所追求的理想，都將會是一條漫長的路，甚至需要數代人接力完成下去。

「留得青山在」，他記得他在火燒坪宮前對群眾說的最後一句話。嚴政人、余臺、盧鑫的臉龐和屍首他都記得，他知道他們很快就會被軍管政府從歷史紀錄裡頭抹去，但這些英雄都不應該被遺忘。

至少擋住了臺東輪，不知道能保住多少在高雄的同胞手足，但終究是逼到了史文桂的退讓，他們沒有白白犧牲。

他想著這一切，告訴自己，如果還能活著離開，不要讓革命的火苗熄滅，哪怕只剩下在心中一絲絲幽微的火光，總有一天可以照亮黑暗。

他告訴自己，別恨那抓耙子四人了，嚴政人、余臺、盧鑫不是因為這些鼠輩的告狀而死，他們三人是為了理想奉獻了生命，這個故事應該也必須被這樣記得。

但隨著武裝警察過一段時間便從牢籠裡帶走一人，而離去者再也沒有回來過，文邦並不害怕，卻對家人與木莉感到愧疚，好像還沒有機會孝順到長輩，好像總是讓大家替他操著心，好像還有太多的可惜。

人一個一個的被帶走了，他想起陳大欣在數欄杆時說的話，卻有點分不清真假。

這時牢房裡已經空蕩蕩，除了自己，文邦孤身在牢中，無人作伴。

在警察局外頭，此時午後的日光正烈著，剛從馬公國小被母親接來的秀雄，聽到母親說「你哥要放出來了」的時候，心裡萬分雀躍。

但他們等了好久，等到內心都忐忑起來。

不耐煩又擔心的秀雄，爬上警察局的木窗偷看，正看到一個身型魁武的警官，手上拿著撞球竿，對著牆上的大地圖說話，神情看起來十分激動。

「阿兄怎麼還沒出來啊？」攀在窗子旁的秀雄問著母親。

母親見秀雄攀在警察局的窗上，心一驚趕緊將孩子抱了下來。

此時，文邦被從牢房中押了出來，進到了掛有大地圖的辦公室內。他一眼就認

出身型魁武的熊督察，從對方的表情看來似乎不免又要忍受一陣痛罵。他心想。

「趙文邦，好大膽子。」熊督察揮著撞球竿大聲喝斥道

「喔。」文邦笑著，他其實沒理會熊督察，視線全在那秋海棠狀的牆上大幅地圖，突然脫口而出地說：「外蒙古獨立不是都承認了嗎？中華民國還好意思呢。」

熊督察一聽文邦所言便大動肝火，拿起撞球竿砸向了桌子。

「這是什麼？」熊督察拿著斷一半的撞球竿，指著地圖大聲地問。

「中國民國啊。」文邦笑了笑。

「算你腦子還清楚。」熊督察假意冷笑了聲。

「這地圖真好，中華民國全覽圖，但是...」文邦放肆地笑了起來：「澎湖在哪裡啊？台灣在哪裡啊？」

地圖上，澎湖跟台灣確實沒有被劃入中華民國，惱羞成怒的熊督察一巴掌甩向了文邦的臉，大聲罵道：「他媽的，沒有我們打贏八年抗戰解放台灣，你們還在當日本鬼子？不跪下來感謝還敢造反？」

正當熊督察打算動手打人時，史文桂司令推開了門，淡淡地說：「夠了，放人。」

熊督察見史文桂司令一到，趕緊收斂起來，一時困惑的文邦看著兩人沒有動作，挺起胸慢慢地走出了辦公室。在長廊間，他依稀聽到史文桂對熊督察下令，要他發電報去南京，報告說「澎湖島上的仕紳們為保民盡力協調，未引起更大混亂、未捲入二二八事件」。

他有些疑惑，更多的是猜想自己是否重獲了自由。

走在警察局內，沒有任何人攔阻他，直到走向門外，看見久候多時的秀雄與母親，他深深地擁抱他們，擁抱著自己重新得到的自由。

隨著母親與秀雄，文邦回到了家中，在養生堂的門口，他看見家人為他擺著的火爐。當腳跨過火爐的那一刻，他望向了火爐一眼，再度想起自己在火燒坪宮前對群眾說的那句「留得青山在」。

不怕沒柴燒。文邦心想。

